



# 溯溪的快乐时光

黄建林

神农谷有许多好看又好玩的景点。一般的人，驱车进入神农谷径直往珠帘瀑布、黑龙潭景区，饱了福福，便去找农家宴，一饱口福。丢开溯溪不去，那是一大遗憾。溯

(一)

溯溪就是一条山溪。起先有点平淡，看不出什么奇特。所以，有人便在游道之外故意设置了一些山里人家的工艺作坊，比如，豆腐坊、榨油坊、糍粑坊、薯谷坊、酿酒坊等等，还设了竹筒水车阵，让你初入溪头没有单调乏味的感觉，还设了临溪而过的一架木桩绳索吊桥和一架轮胎绳索吊桥，观赏农家做糍粑的手艺流程之间，可以走进旁门斜道去荡吊桥，溪水和水车唧唧呀呀的唱歌声，把一道寂寞的山溪戏弄得活活泼泼，生趣盎然。

豆腐坊和榨油坊的动力水车也许你从来没有见识过，会觉得很好奇。策划者还用最原始的动力设备来推动碾磨油茶籽的碾车和磨豆浆的石磨，山溪水是用不竭的动

力源。用古老的水车做传动，水车转动了，碾车的转轴也被带着转动起来，碾车也就转动起来了，它的铁轮在圆形的铁槽上旋转，倒进铁槽的油茶籽便被碾面粉碎了。同样的道理，也就带动石磨转动起来，往石磨上添进浸泡好的黄豆，豆浆也就源源不断地从磨槽里流出来，弄到锅里上一烹一煮，再加上石膏水，热腾腾的豆腐脑就可以盛出来吃了。

过了榨油坊再走一段小路，前面有糍粑坊、酿酒坊。进去看了，玩了，还买了吃的，明白了山里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了——有点累了吧？不错，是有点累了。不过，你看，那里有个招牌，明明白白写着——“好戏在后头呢！”

(二)

溯溪的探险没有预告，没有演示，你只有一路迎上去。

溯溪的溪流实在太美了，三步一潭，五步一瀑，乱石罗列，瀑浪喧闹，你一心顾着欣赏溪瀑，在乱石之间蹦来跳去，不想前面没有可立足之石了，这时，溪流之上却横出一道绳索绷紧在溪头岸边的岩石上，你可以脚踏绳索，手扶岩壁，颤颤悠悠地走过绳索，去赏玩那一道一折三叠的小瀑布。而在小瀑布的上面则悬挂着一张二十余米长的U型索网，索网底部纵拉着一条铁链，你非得从铁链上走过去不可，否则，你只有跳进瀑流，从溪水中淌爬过去。

过了索网，在溪石间扭秧歌般左蹦右跳一番，此岸彼岸交错优游，前面有两棵比水桶还粗大的古木倒卧在溪谷之间，溪谷当中则乱石错落，高低险峻，几乎无法攀爬跳跃。幸好岩壁下又出现了一道木板吊桥，三五十米长，却没有桥墩，晃晃荡荡，虽然脚下有寸板，手中有扶索，踏在吊桥上依然

叫人心惊胆战。走过吊桥，前面似乎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障碍，却不料溪涧穿行不多远，一座铁架立在溪畔，铁架中间垂下一节铁链，三米宽的溪流上没有吊桥了，也没有钢索了，你非得抓住铁链荡过溪流去不可。荡吧，只要你不松手，这不是小儿科嘛，就算荡了一回山野秋千吧。你看，人家小姑娘都荡过去了，你还心虚什么！

当然，这一路你可不要把脚下的溪流给丢了，这么美好的溪瀑，你不留心，太可惜了。溪水一会儿在石隙间泻下，粗壮的如倾如波，细巧的如丝如缕；一会儿又漫过石面，在石面的青苔草叶间扯出一帘素幔。继而白瀑中露出一颗青石，状如神龟出波；继而两脉白练拥抱一石，恰似仙人垂髫。在你不经意之时，树木掩映之间，溪流从远处乱石上连续跳下十余级楼梯般的石磴，形成一道翻花溅珠连环长瀑，便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了。

(三)

来不及细细品味，前面说又有了新的景观了，你只有匆匆越过那些迎接你的吊索桥，去观赏更高更长的瀑布。溪水从一片倾斜的岩石上奔腾而下，岩石上零星地装饰着几丛青苔、几簇兰花似的水草，流水在岩槽间溅着细细的珠浪，就像有人在岩面上漂洗着素洁的绸缎一般，而这绸缎一滑落落到岩下的水潭里，就变成了翡翠，清新剔透。

就这样被流瀑的美丽迷住了眼神和心神。不料水潭四周桥路都没有了，眼前只有两根钢索一高一低横牵在水潭上面，水潭的岸边一张八仙桌的桌面用铁链钩挂在靠近水面的钢索上，正随着潭水的荡漾而轻轻晃摆着。上面的钢索上挂了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手牵浮桥，限过一人”——原来，我们的通途在水潭上。年轻人胆大，敢于冒险，便率先踏上了“八仙桌面”，一个男生轻

松划过去了，第二个女生轻悠地牵着钢索把“八仙桌面”的浮桥荡到了对岸，爬上了对岸悬崖上的钢管软梯。然后是我，因为生长在山里水边，识得水性，自信荡个小浮桥是小菜一碟，草草率率地踏上浮“船”，三五下不到，就弄得洋相百出，把双布鞋浸得湿透，吓得我的女儿大惊失色。这样看来，即使是老马识途，粗心大意自恃能耐，也难免马失前蹄。好在这水潭深不过腰，即使掉进了潭里，也有惊无险。

前头还有一些好玩的项目，比如峡谷间的单索悬桥、悬崖峭壁上的铁链斜梯、断石绝壁前的单管直梯、荡着水皮的摇摆浮桥等等，一路上去，直抵山涧深处那百米高的双叠长瀑——那是溯溪最壮观的一出好戏了，因为它藏在最后头。这时，太阳已经西斜了，我们坐在双叠瀑下的水潭边稍事休息，便打道出谷了。

## 生活家

### 遛妈

唐梦菲

——济南！”妈妈思念地说道。我只好安慰妈妈，“男儿志在四方，我年轻的时候不是跑得比弟弟更远吗？乌鲁木齐啊！现在不是可以朝夕相处了吗？再说，前几年您生病他也回来陪了那么久。”妈妈的脸上喜忧参半，也许她在回想我曾经“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离去，而今又可以时不时一起看云观月了。”梦菲，我的大女儿，你也不要这样时时刻刻陪着我，你也有你的事，你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你的膝盖还疼吗？”妈妈关切地问。一般人在乎的是你飞得高不高，爱你的人关心的是你飞得累不累。

工作快三十年了，我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茫茫戈壁、天山南北，学成回到杨柳依依、流水潺潺的芙蓉园里，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一路走来，少不了妈妈无时不在的牵挂。

曾经黄卷青灯，在阳光缺席的处所整理案卷，妈妈担心我是否承受得住这样的年复一年和日复一日。曾经为了工作，忘记身怀六甲，直到临盆时才独自匆匆赶往医院，妈妈为此落泪，她心疼地责备我说，“怎么辛苦得像我过去的时候，真不应该拿命去拼啊！”经历多了，有时都不敢和亲人说起，但我知道妈妈无时无刻不在为我祈祷，为我挂怀。

十多年前，我和同时在港口工作的小妹将父母从邵阳老家接过来定居，把互相遥望的爱化作一个回眸一个箭步的距离，这种想要爸爸妈妈，就有爸爸妈妈的感觉真好！

而今自己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并且在外面继续深造，让我有了更多陪伴妈妈的时间。

和妈妈同一个速度、同一个频率漫步在濠口的大街小巷，仿佛只有牵着妈妈的手，我的步伐才会更稳健，也只有搀扶着妈妈的时候，才感受到爱与责任的神圣。

我的妈妈已逾古稀之年，在这潇湘之滨的小城濠口，“遛妈”是我下了班之后的一大爱好，也算是一堂固定功课。

夕阳西下，微风不燥，阳光从某个恰好的角度投射到我和老母亲的脸上——人们总说我和老妈有些“撞脸”，脸长得都近乎圆月，两个或长或短的影子被我们分别拖拽，逢到暮春的积水，我们的身影旋即湿漉起来。

如果走着走着天色渐晚，月上东篱，我们又不知不觉深入濠口老街，街的底下即是凉水，那番景象温婉得多么无以言表！

这个时候，我会瞬间穿越时光隧道，回到童年，回到青少年的家山岁月。这么近，又那么远。

在遥远的雪峰山下，在那个叫做郟家坪镇的地方，有我经历的童稚时光，以及后来的豆蔻年华，但却是贫瘠、单调的，只是因为有了母亲的抚爱，父亲的扶持，这个庙边江溪畔的老屋装满了笑声。

家里人员不少，我下面尚有俩妹一弟，断根见底是常有之事，有一次妈妈端着脸盆出去借米，连问七家，皆是空手而归。乡邻固然穷困，但也有以言语讥讽的，“谁让你养这么多猪？”把我们几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比喻成只知道吃的动物。那一个月，全家吃了三十天土豆，以至我现在年近半百，看到土豆心里还有阴影。

陪妈妈散步的时候，我们的话题是断断续续的，有时会有短暂的无言，有时我说她听，有时可以回忆一个完整的情节，有时又是碎片化的吉光片羽。人世间若要畅叙悲欢离合，未有如同我们母女间这般投入和随意的了。

“唉，好久不见你弟弟了，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我这个唯一的儿子，他离得最远

散文

### 菜园记

16年前，老家的房屋建成，门前留有一块空地，不到一分的面积，上面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断砖头、小石子、烂木板、白石灰、细沙子等。爸爸妈妈看着这地闲置怪可惜的，责任田又离家远，日常生活种菜收菜有诸多不便，于是决意把这块地开辟为菜园。

他们说干就干，利用农闲时间，挑选可用的红砖、石灰、沙子等，砌成四堵矮墙，再开一扇小木门，既防止鸡、鸭、狗等进园糟蹋，又可方便人进出，完美。用板车把其他废料运走，又用耙子深挖了一遍，铺上一层厚厚的猪屎灰，分行分垄，三五天功夫，一个像模像样的菜园大功告成。他们感到很高兴，脸上抑制不住喜悦的神情。我却不以为然，暗想尽弄些鸡毛蒜皮的事，小小的菜园能赚几个钱？

他们依然我行我素。爸爸管种，春夏秋冬，接连不断翻土、播种、施肥。葱、姜、蒜、辣椒、茄子、苦瓜、南瓜、冬瓜、丝瓜、白菜、芹菜、菠菜、茼蒿、西红柿、胡萝卜等，一年四季瓜蔬满园。种菜不施化肥，也不打农药，只用农家肥，纯天然食品。妈妈管收，一日三餐随时到菜园摘菜，自己是吃不完的，有时送给邻居一些。实在多了，妈妈趁着赶集挑到圩上卖了，换来一沓皱巴巴的钞票，因此可以兴奋一阵子。

那时，我在离家七公里的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偶尔在菜园给他们打下手，体验一把古人所谓的“耕读”生活。妈妈则责怪我不回家拿菜，每次我返回学校上课，妈妈总是给我装满一袋蔬菜。看着那圆鼓鼓的袋子，我心里乐呵呵地，家有菜园真好。

免费吃了两年的菜园天然蔬菜，我有幸考研成功，于是辞掉工作，离开乡村，来到省会读研。毕业后，又重新在株洲找了工作，顺便把干了大半辈子农活的爸妈也接到这里。临行前，他们找到四叔，把菜园交给他打理，嘱咐他“种得好菜，养得了家”。

现在，爸妈和我在株洲一起生活了七年。我平时工作、家庭都挺忙，我们一年也难得回老家一次，不知道四叔如何打理那一块小小的菜园，也看不到一年四季瓜蔬种子破土、发芽的生命成长，闻不到瓜蔬成熟之后的飘香。在办公室上班，回到教室上课，只感到生活和生存被现代技术“科学”地安排，然后时间在钟表上滴滴答答匆匆流逝。年复一年脱离农村环境，看不见菜园瓜蔬的种植和生长，我也已经丧失对大自然四季轮换的敏感。

我想念菜园常青的长势，想念纯天然的滋味，想念妈妈挑着蔬菜赶集吆喝的声音。一个家庭的生活变迁，是一个时代的镜子。在城市化的洪流中，我们激流勇进，同时也不得不告别“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田园生活。这是我从乡下人转为城里人的困惑和悖论。

时间如流水，岁月不饶人，爸爸的头发了少，妈妈的头发白了，他们渐渐地老了，只是看到两个乖巧可爱的孙辈，他们依然开心。我高兴听到爸妈的笑声，但也感受到，我的孩子们正被纳入到一个所谓的培养系统，奥数、作文、英语、无人机、人工智能……他们似乎没有机会亲眼看见蔬菜的拔节生长，也无法全身心地体验不一样的农村生活。

那里藏着父母的青春和我的童年，我也计划下次风起之时，带着孩子们回老家看看久违的菜园。

### 夏天的雨

段江霞

傍晚时分，突闻一阵哗哗啦啦的声音，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街上的行人顿时乱了方寸，有的赶紧往附近的店里跑，有的躲避不及，干脆拿着随身物品顶在头上挡雨。而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珠打在树叶上沙沙作响。

在夏天，这场雨是一场及时雨，空气中的热气顿时被冲洗得无影无踪，迎面而来的是一阵凉爽的风。

漫天的雨，把树梢、建筑、山峦吻了个遍。那些树，抵挡不了雨水的妩媚，把她拥进怀抱，她在她的温柔乡里洗净身上一身的烦恼和污垢。

雨是有灵魂的，只要你认真地听，灵魂的气息就会飘满整个天空。听雨水沙沙地打在树叶上的声音，跳动的身影犹如一个个优美的音符，正演奏着一曲动听的交响曲。

听雨是一种神奇的旅行么？女孩羞怯的脸上写着一个秘密。原来听雨如一次约会，不一定是恋人，但必须是知己。在这个幻想的季节里，浪漫让这个大世界多了一些轻松，多一些和谐，多一些亲切，多一些依靠。

雨会说话，但我们只要聆听，不必作答，不必争辩，不必留言。

把烦恼和忧愁交给这场雨，把快乐和安宁带入今晚的梦乡，如同坐上童年的小推车，带着雨的气息安然入睡。

雨后的傍晚美丽动人，雨滴从屋檐落到积水的地面，溅起一朵朵水花，又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看不见绚烂的彩虹，但逐渐亮起的街灯，将都市缓缓点亮了。

雨停了，我看见了最浪漫的一幕，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大街上慢慢地走，老爷爷一手紧紧地牵着老奶奶，另一只手拿着肉包子边走边吃，腋下还夹着一把伞。老奶奶紧跟在老爷爷身后，也香甜地啃着肉包子，他们就这样相依相偎地朝前走……

03

株洲日报

文苑

2024年5月26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言 岚  
校 对：谭智方

诗歌

### 现代诗两首

夏天是一首唱不完的赞歌

吴彪焕

停止哭泣的少女

身体越发柔软

那些关于天空的幻象

正从不同的梦境中醒来

要走很长的路

才能判断出是宿命还是轮回

夕阳的温度和手心一致

乌鸦在黄昏中重温夏日的赞歌

一场晚风或一次过敏性皮炎

都能消散一生的执念

尝试重新相信一些被怀疑的事物

即使决定这一生哪里也不去

即使苍鹰和硕鼠

都在复述同一个故事

择水而居的日子

丁梅华

被诺言打碎的瓷器

散落成天空忽明忽暗的星光

通体透明的月亮

在炊烟升起的地方，窃窃私语

聆听不到故乡，悠长悠远的呼唤

心灵的空间，心灵的港湾

被一种呵护默默打开

被一把爱的钥匙悄然打开

那扇始终敞开的门

是为了让我记住回家的路

也抑或是想把那束灯光

照得更远，让回家的路更近

我是父亲放飞的精灵

从一开始，就环绕村庄的不远处

我是故乡魂牵梦绕的青鸟

从一开始，就飞翔在村庄的左右

择水而居的日子

沉默了许多水边的爱情故事

不想成为舞台的主角

迎面而来的掌声

破碎了一茬茬等待的希望

于是，我在远方

伫立成日思夜想，诗歌的影子

陪伴你一点点熟捻、一次次收获